

串门儿

□杨琳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街坊邻居,总让人想起一幅似有若无、远远飘着炊烟的水墨画。如果可以配上画外音,那一定是段特有的乡音土话;如果它被拍成电影,其间一定会有串门儿的情景,进东家,出西家,笑吟吟的样子,打着幸福的Logo。

串门儿是农耕时代的精神福利。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家家户户敞着大门儿,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悠闲。老者信步乡里,孩子飞奔田埂,东家长、西家短,随随便便就被招呼着邀门入户,坐下喝茶,聊天闲谈。没有敷衍,也不是应酬,就是串门儿。岁月静好,风调雨顺,一切安然。

城市不一样了。滔滔市声里,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儿。尤其住到高楼,无线通信极度发达的今天,串门儿是一种奢侈。预约,或许就被安排到了饭店或茶楼。兴致所至,年轻人最爱是撸串儿。啤酒、饮料,喝得肚皮滚圆,然后闹到凌晨。这分狂欢是都市的标配,表面上的热闹过后,处处透着寂寞。于是,旅游成了出走的一种方式。从自己活腻的地方,移动到别人活腻的地方。人们在潜意识里,通过这种方式寻找那分串门儿的温馨记忆。

我觉得自己离老家越来越远了。曾经熟悉的村庄悄然变迁,母亲走了,父亲走了,叔叔伯伯、婶婶大妈也走了,岁月饶过谁?最年长的堂兄也走了。一茬又一茬的人啊,在老去,远去,走掉,消失。每次回到乡下,觉得无处可去。又总觉得,随处可去。因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招呼,熟悉的声音,立马唤醒曾经所有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都像是一直久违的串门儿,它时时处处地提醒自己,这里是你的根,你曾在这里从土里扎根,然后发芽,然后长大,然后放飞。

我在老屋的门口,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这里已经颓废破败得没有烟火气息。我回到这里,仍然有串门儿的感觉。可以放松地呼吸,尽情地仰望蓝天白云。绿树依然成荫,只是没有了温度。父亲出殡那天,老屋是最后一次热闹,像是气息奄奄生命的回光返照。全村的老爷们都来到这里,他们来这里是以送行的名义串门儿。

不知不觉间,我已泪流满面,脸上却还挂着礼节性的笑意。父亲的终老,这是抗不过的瓜熟蒂落。我的悲伤,来自于乡亲们这最后的串门儿。我知道,从此以后,这扇吱呀作响的旧木门,将一直由铁将军把门。

所以,每次回到乡下,我都有意识地在村里走走,偶遇乡亲,特别是儿时的伙伴,我都不邀自来地去人家那里串个门儿。我在心里说,还去哪里旅游啊,这串门儿是最经典的心灵之旅呀。每次从老家回来,我都会一连多天夜夜安眠。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心上人不仅仅是情侣,一定还有那分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情乡音。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父亲的滋养

□张瑛

我的爸爸是一名退休的语文老师,他常常给我讲述他成为教师的过程和走上讲台后的故事。每当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爸爸的眼睛里会充满着晶莹的光芒。

我的爸爸是在生产队的推荐下,经过选拔,成为一名光荣的师范生的。他说他每周都会背上窝窝头、咸菜这些干粮,凭借着双脚,丈量着家到学校的距离,就这样坚持走完师范学习时光。在他毕业以后,走上了小学的讲台,凭借着认真钻研、精彩授课、用心指导,成了当时很有名的优秀语文老师。

在我成长的记忆中,爸爸给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书这个爱好的培养。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他非常了解阅读的重要性,记得我的第一本厚厚的儿歌诗集,就是爸爸在我上一年级的時候送给我的。这本书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深深刻在我记忆里的第一篇内容,讲的是关于《西游记》这个故事的儿歌,内容是这样写的:“唐僧骑马咚那个咚,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记得我非常喜欢站在院子门前的台阶上,大声地诵读这首儿歌。院子里的几个小朋友紧紧地围在我的身边,用羡慕的目光望着我,认真地欣赏着我的表演。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那是孩子们对知识的仰慕、对阅读的渴望。后来这本书在大家相互借阅的辗转中遗失了,每当提起这本书来,爸爸还是非常惋惜和感慨的。

后来,我有幸成为一名语文老师,走上了小学的讲台。当我在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中再次读到这首儿歌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惊喜。当我和孩子们一起阅读这首儿歌时,似乎又回到了我幼时的快乐时光。

在我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我从爸爸那里得到了很多书籍,爸爸是我阅读上的引路人,这是一位语文老师,更是一位父亲对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

我记得上学时,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评为优秀,有时还会当范文来读。我在写作上的进步和爸爸那高高的书柜里存放的一本本教材书、一本本作文书、一本本文学书是分不开的,有时候是囫圇吞枣地快速浏览,有时候是细嚼慢咽地细致阅读,我贪婪地从爸爸的书柜中吸取着知识的营养。从那些书本里,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名人,读到了诗歌,读到了散文,读到了小说,了解了很多的文学知识。我爱上了写日记,爱上了写作,逐步成长为一名语文老师。

我的爸爸很普通,从讲台到学生,从课堂到学校,这是他记忆中最深刻、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最有趣、最快乐时光。他热爱的教育,热爱的文学,热爱的阅读,处处影响着我,也滋养着我,让我承其志,走其路,存其初心,在教育的路,坚守本心。

所有的意念和想象
在酝酿和蓄积 一场曼妙的抵达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的诗句
已经悬浮于衣襟 叮当作响

日子在不急不缓间流动
柿子树上的鸟雀 南飞的鸿雁
铺陈着 一段段关于季节的叙事
露从今夜白 抒情过于饱满
诗意的清凉 在岁月的吃语间闪闪发亮

侧耳倾听 那穗玉米正在将身子舒张
浅浅地叮咛 旷然的思绪
琥珀色的酒杯在摇晃晃晃
借着微醺 向自己吐露自己的心事
颠沛流离中 沾满沉重的半边翅膀

茱萸 菊花 台阶前梧桐的雨声
构思着一个乡愁的乐章
那首长长短短的宋词 隐伏于尘烟
伊人是何人 是否还在吟唱着《在水一方》

山间一蓬青婆婆

□杨光黎

山嘴角的一颗美人痣
别个家的小姐姐,持一方青巾
洗云、洗天、洗月、洗季节
洗着洗着,雨就慢下来了
那就再洗洗发动机、车轮胎或马蹄铁
反正,日子就是这么一节一节地喇喇过……
想想从前呢——
谁不是谁的山中岁月?

竹间风淡,挡不住八月壶中的桂香浓
杯旋浮云,神游太行几重岭
菊花开与不开?月季竹梢相映红
故人一杯酒
便喝晕了坡上层层叠叠的鸡爪槭
难不成它们——
都是竹子的结拜弟兄?

秋来了,还不返乡的人
定是被另一种乡愁羁住了魂
具有两个故乡的——
不仅只是某种鹤雁,还有一种命运
不知你的眼前竹,和郑板桥的笔下竹
合不和神、协不协韵?
但一定都有个不解婉约的结
紧扣着枝叶的梦里身

山里人,性挚着
就喜欢这竹节拔出的朝天歌
山里住,石满坡
它们就像这本村一堆堆的乡亲们
用石头圈个小院落
圈住这沧海桑田不变的老承诺
圈住这一辈辈传下的旧传说
竹下一壶老茶、一杯云烟漫过
乡愁,就有了个正着落

远方有友若相问,有根的,咱照直了说:
家山何处?
北望太行泪无多
田于何所?
山间一蓬青婆婆

